

田健◎著

兵解



生活的零度是什么？是生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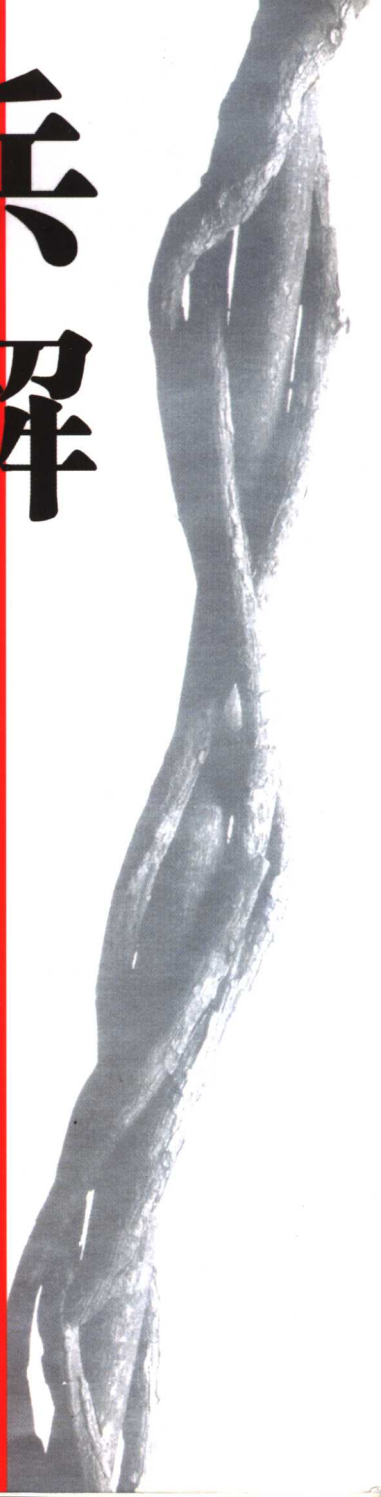
生存的零度呢？是生命。

生命的零度又是什么？是矛盾，永无止境的矛盾。

那矛盾的零度是什么呢？是无私。

——作者语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

田
健◎
著

兵 解

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兵 解 人 生

田 健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2006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解人生 / 田健著. 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80176-164-2

I. 兵... II. 田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3992 号

书 名: 兵解人生

作 者: 田 健

出版发行: 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(发行部电话: 010-68795350, 68471803)

印 刷: 武警部队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6.5

印 数: 1-3000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76-164-2/I. 049

定 价: 15.00 元



田 健，男，汉族，1982年6月出生
于湖北荆州。1999年12月入伍，2001年9月
入党，大专文化，二级士官警衔。先后在战
士、通信员、班长、文书、网络管理员等多
个岗位上学习锻炼，现为武警8710部队政治
处报道组报道员。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先
后创作作品三十余万字，数十篇在《读者》
《读者文摘》、《青年博览》等刊物上发表。
入伍以来，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，两次被评
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四次被评为“优秀士
兵”，七次受各级嘉奖，2005年12月被武警
总部表彰为“岗位成才先进个人”。



► 兵解人生

出版策划：张树森

责任编辑：刘立华

责任校对：李冬云

装帧设计：李 齐

田 健 ⊙ 著

第一章

李凌志当兵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瞬间便传遍了小村的角角落落。

村子小在周边是出了名的，因为小让周围的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也因为小让一些人更加深刻地记住了它。其实，还有一个理由让别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，那就是它的竹。竹子是长在山坡上的，除去山坡，它也确实没地方可长，总不至于和村民们争夺地盘吧。

竹子出名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：一是它的美。郑板桥画笔下的竹已足以让人叫绝，但那是一种平面的、静止的美，犹如一位睡去的少女，虽美但不懂风情，难免美中不足。而它的美却有点儿出类拔萃，多瞧几眼便心旌摇荡，疑心自己走进了古代皇宫，抑或进入了欧洲的城堡。你瞧那长相，近看似英俊神武的王子，睁着智慧的双眼，守护着自己的国土；又似雍容华贵的妇人，挺着傲人的身段，众目睽睽下翩翩起舞。远看错落有致，高低起伏，加上山的点缀、水的衬托，立体中呈现动感，



俨然一幅惊世之作。相传古代朝廷大兴土木，小村周边的壮丁均被官府抓去修筑城池，受尽折磨，大部分劳累过度而死。当时小村还不成为村，只住着一对夫妻，丈夫正当壮年，妻子美丽贤惠，两口子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神仙生活。山上的竹子也远没现在多，只是房前屋后稀稀落落几株而已。谁知那一天，厄运降临，朝廷的爪牙找上了门，夫妻俩舍家而逃。然而他俩单薄的身躯怎能逃出众多爪牙的魔爪？危急之时，地上突然冒出成片的竹子，在他们身后筑起一道竹墙，夫妻俩最终得以逃脱。以后，这里的竹子也再没人去砍，几百年后，长成了漫山之势。直到今天，村民们即使家中要添个竹货什么的，宁可走出几公里，到别的山上去背回一捆，也决不肯乱砍一根。

小村也因此而得名：竹村。村民们世代均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靠种地为生。几百年来，未曾听说过什么人物，就是秀才、举人也是空前绝后。因此，这么一个不出百人的小山村，地上冒出朵野花，也能热闹个十天半月的，何况是李凌志当兵这么具有爆炸性的新闻，其震慑性足以能为村民们提供半年的谈资。

当兵就当兵吧。其实，小村虽小，但古时的清兵，旧时的国军，包括新社会的解放军，也不是没出现过。若是出在一般人家，大家谈谈议议，不出半月也就过去了。但它偏出在李家，发生在李凌志身上，那就不简单



了，就不是轻松地谈谈议议就能过去了的，可谓正常中多了几分神秘，勾起了大家的聊天欲望，让淳厚的山民们也变得世故复杂起来。

李家的不简单，既不因富，更不因贵，只是实实在在的不简单。这种不简单由来已久，从李凌志出生时便开始了。

然而，不管外面人怎么热闹，李家内部却是平静的。作为新闻焦点，他们早已习以为常，这清苦的家庭也早已产生了灾难抗体，对任何变故都显得异常迟钝。只是过一段时间若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，家人反倒不太正常起来。说不清是期盼，还是担忧……

今年的冬天来得异常的早。都说现在地球是温室效应，气温越来越高，但这一切似乎都与竹村无缘。旧历十月还没过完，严寒却已经降临到了角角落落，浸透了山民们的房子、衣服……就连那温暖的被窝也显得岌岌可危起来，被寒气层层包围，稍露缝隙便有被击溃的危险。

李凌志在第 N 次被寒气攻击后，终于忍不住从床上爬了起来。看看纸糊的窄窗外渐渐露出了鱼肚白，更知黎明已近，按计划，该动身了。手稍伸一下抓住了床头历史悠久的电灯绳，火星般的灯泡随即发出昏暗的光，顷刻间将黑夜从房间驱走。然而，大脑却并未因此而清醒多少，因一夜未眠，觉得十分迟钝。必须清醒！他强迫着自己。穿戴整齐后他拿上洗漱用具，直接向灶间走去。

水缸里的冰比想像中要薄一点，手指轻轻捅一下便



破了。他拿起水瓢往脸盆里舀了一瓢水，又从墙角提起家中唯一的热水壶。这水壶据说还是父母当年婚姻的见证。他往盆里倒出一些热水，顿时，水的蒸汽与他呼出的热气混为一体，在眼前形成一道水雾，朦胧中给人几分兴奋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兴奋，这毕竟是不平常的一天，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。

洗漱完毕他回到房间收拾衣物。要带的东西倒是不会多，除去部队所发的军用品外，只有那把缺了一角的吉他和女友巧伶的一叠照片。至于其他东西他却再也找不出带它们的理由了。既然要决裂那就彻底些吧！

走出家门时天边的白已越来越明显。村道在晨色中弯曲着爬行着，他轻轻地关上门，唯恐惊醒熟睡中的父母。倒并不是怕扰了他们的清梦，只是怕他们醒来后啰嗦一番，平添麻烦。那样，不但违背了早起的初衷，还将失去心中那预谋好了的报复快感……

走出几步，他突然又转过身来，在夜色中凝视着身后的土屋，好半天一动不动。一阵风吹过来，他平日略显颇长的脖子没有了往日长发的包裹，风直接从衣领处灌进后背，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挺拔的姿势，相反倒增添了几分悲壮。他心中不由一阵激动。也许，若干年前，在某位伟人的出征之时，这一幕也曾出现过。当冷风再次吹过来的时候，他毅然扭转身体，大踏步向着天际的鱼肚白走去，渐行渐远……



第二章

隆冬的夜是漫长的。太过漫长也就注定了有些故事的发生。

彻夜未眠的并非李凌志一人，还有竹村小学唯一的老师李大为同志。

昨晚一躺到床上，乱七八糟的念头就一股脑儿地冒了出来。儿子要去当兵！熟知儿子性格的他，对儿子虽然早做好了承受各种意外的准备，但这一次他还是吃惊不小。他就是搞不懂，自己一手调教成才，曾给祖宗带来无限荣耀，自己也引以为豪的儿子，怎么说变就变了？而且，变得那么古怪，那么难以理解，那么让人吃不透、拿不准。

儿子出生时，因为比预产期提前一个多月，害得他母亲难产导致大出血。亏得村中几个壮汉及时把她抬到乡卫生院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当时他父母也都健在，迷信的母亲找到村里有名的王巫婆，将儿媳妇与孙子的生辰八字放到了一起。王巫婆口念咒语，一番作法，说是观



音附体，你孙子乃天上文曲星下凡，天生命硬，弄不好会克了家人的性命。吓得他母亲当时就跌坐在地上。醒过神儿后放下两升黄豆匆忙往家里赶，备了酒菜往祖先坟上送，说是乞求佑护，其实实无他法。

至此一家人对幼小的孩子更是关爱有加，李大为虽不信巫婆之语，但仍是倾其心力培养儿子。给儿子取名凌志，就是希望儿子能从小胸怀凌云之志，将来有出息，也好让自己埋藏心底多年的梦想通过儿子得以实现。

小凌志也果然不负众望，8岁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小学两次跳级，10岁就升上了初中。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无论文科、理科，年年拿第一，还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，代表学校参加省、市各种竞赛，也是次次带回不同惊喜。

这期间，家庭生活自然也是清苦。一大家子人就靠几亩薄田和李大为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糊口。父母年迈，完全失去劳动能力。每到交学费的日子，李大为总是愁眉苦脸地穿行在邻里亲戚间。好在他人老实，儿子又争气，想必将来注定会有出息，乡邻们借点钱也算是作了长远投资，他也因此并未遭受太多的尴尬。但借钱终究解决不了问题，生活照样清苦，家里的粮仓照样年年装不满，除夕的餐桌上年年都是清汤清水。就是父母相继去世，也只是一副薄棺材草草埋掉。甚至亲朋吊丧连摆

上一顿丧饭也无力而为，只有全家一齐磕上三个响头，算是回礼。之后，在坟上大哭一场，既哭自己的无能，也是乞求父母在天之灵的原谅。

然而，这样的日子，苦虽苦，心里却是苦中有甜。儿子给他挣够了面子，让他引以为傲，挂满墙头的奖状足以支撑起他瘦弱弯驼的身躯。

凌志的变化是在上大学之后。17岁那年被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免试录取，此后一家人聚少离多。第一学期寒假凌志回了一趟家，他明显感到同儿子的感情疏远了很多，共同语言也少了。可怕的是，他从凌志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些他看不透的东西。当时他还自我安慰，以为孩子大了，难免有自己的主见，当时也并没怎么往心里去。寒假未过完，凌志就提前回了学校，往后的假期再也没回来过。渐渐地，写给家里的信也少了，时间跨度由一个月变成了两个月、四个月……终于有一天，凌志来信通知家里，说自己退学了，准备和同学一起到南方大城市闯世界，话里丝毫没有征求和商量的意思。

这下可把他急坏了，写信到学校却如石沉大海。半年后，凌志回来了，变了个人似的。先是大病一场，身体恢复后性格更加怪异，要不一语不发，要不就怨天尤人，还动不动发火砸东西，同家人更如仇人一般，整天横眉冷对。

李大为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好好的前程，怎么说毁



就毁了呢？儿子可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啊！

慢慢地，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都来了，有惋惜的，有讥讽的。而凌志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熟视无睹。经常抱着他那把吉他到山坡上边弹边唱，惹得周围的人又是一阵议论。这无疑给闭塞的山村扔下了一颗炸弹。最后，大家都认定他精神失常了。

李大为夫妇在乡亲们的议论声中痛苦地挣扎了半年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邻居告诉他，凌志报名参军了，体检合格，只待政审完就要走人了。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他还是报了一丝希望，心想，换个环境对他也许会有好处。

眼看着凌志天亮就要走了！几年来，埋藏在他心底的那个结始终没有解开。有好几次他试图想找儿子问清楚，但每次都因此引发一场家庭内战，最后又都是不欢而散。

鸡叫了；鸡叫声把李大为从回忆中惊醒。他陡然想起，热水壶里的水晚上用完了，凌志早起，得提前给他备点儿热水。

他小心翻身下床，妻子也紧跟着坐了起来，原来妻子也同他一样彻夜未眠。

“娃他爸，这么早起来干啥？”黑暗中妻子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其实妻子年纪并不大，只因这些年来过度劳累，人过早苍老了。

“凌志要早起，热水没了，我去烧点水预备着。”他压低嗓门回过话去。

“早晨你还送他去不？”

“咱这孩子你还不了解吗？他走不会同咱们打招呼的，还是让他自己走吧。”

“你说怪不怪，这几天咱心里总是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总感觉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。”

“别说不吉利的话，娃去当兵，是件好事，应该高兴。”

“也不知道他这一走，啥时候才能再见面？”

“别想这么多了，快睡吧。”说话间，他已穿好了衣服。

李大为再次躺到床上的时候，已经是鸡鸣三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灶间有了动静；再过一会儿，大门响起了吱吱呀呀的声音。夫妻俩不约而同地从被窝中爬起来，轻轻打开大门，只见隐隐约约的山道上一个黑影在慢慢挪动，渐渐地越变越小……



第三章

李凌志到达乡政府大院时，院内还空无一人。因为冷，更显得出奇的静。偶有一片残叶被晨风刮落，掉在水泥地板上，发出极其细微的声响。

他找了个临近操场的台阶，放下馒头似的背包，坐了上去，等待着热闹的来临。

地上的落叶一片、两片……逐渐增多，风儿并没有立刻将它们吹走，于是，它们慢慢地累积，由少到多，仿佛暗示着时间并没有因静而凝固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大院内多了一群流动的人影。看样子，他们同自己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些送行的人们，当然带的箱子、包裹也明显多了很多。那位站在中间，身穿宽大的新兵服装的人，显然是主角，一面同周围的人打着招呼，一面从烟盒里掏出一支支的香烟给众人敬上。那人个子不低，因身体粗壮显得很敦实。五官在脸上不规则地堆放着，加上夸张的笑容，仿佛丘林地上挖出了几条壕沟。肥大的军装穿在他身上并不显大，只是



看起来有些疲沓，眉宇间散发出的一点精神因此也就给糟蹋了。不一会儿，又进来一小群人，看样子是一家人，虽然人数不如前面热闹，但大包小包的物品却是丝毫不甘示弱。

渐渐地，落叶声被喧闹的人声给淹没了，大院里的空间也显得越来越小。有祝福的，有话别的，有鼓励的，有开导的……无论人多还是人少，情况大致相同，只有他的周围冷冷清清。

终于，乡武装部部长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并不威严的脸配上严肃的军装，显出几分滑稽。几位可能是熟悉的亲友赶紧上前握手问候，不认识的也赶紧转移焦点，纷纷向他靠拢，说些可有可无的话，无非感谢帮助，承蒙继续关照之类。

一番恭维后，武装部长终于带着满足的笑容开始工作了。他拍拍手，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静一静，下面开始点名。请点到名的同志成一列站到我前面来。张小兵、李凌志、孙志平……”随后，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，在部长的指挥下，人员开始陆续上车。

这时，车上一名小伙子突然从车厢一侧跳了下来，一把搂住旁边的一位姑娘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哭声无疑是一根导火索，将更多的哭声引了出来。顿时，车上车下，变成了泪水的海洋。

李凌志始终没流一滴眼泪。如果巧伶不是因为结业